

宇津江阿哩美智子

□盧 因

謹以此零星記憶成文，紀念日漸被遺忘的香港重光七十周年。

老實說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何況七十二年前這段塵封往事？自從好友江川郵來一則香港報章刊登尋人啟事那一刻開始，我花了大半天才慢慢勾勒尋索，片斷零散記憶，再合成一起；不但找回了一個日本女孩的依稀印象，並且專程去信日本岐阜縣鄉村小鎮高山市郊。她覆郵說今次海底撈針成功是一個奇跡，也渴望早日與我相見。據阿哩美智子的表述是，和「一個陌生熟人」相見。我非常欣賞「陌生熟人」這創意構思，跟我們說的「有緣千里能相會」非常接近，代表她與我的心靈相通。

美智子丈夫英山原一郎和我同齡，是退休公務員，好客而健談。每年八月十五日，夫妻倆坐「新幹線」子彈列車去廣島，參加「普世反戰會社全日本同盟」活動，紀念二戰結束。原一郎不知從哪兒學來一口生硬，但聽得懂的普通話，她跟丈夫一同努力學習，只為了和我見面能互相交談就不稀奇了。你可以講英語呀？她坦白說傳達不夠準確，日中英三語並用不是很好麼？我抵達那天上午，她同丈夫一起穿上和服，站在門口歡迎。當我們四目相投，我終於真正領會了、什麼是驚喜交集的詩化意境。美智子說幾十年裡，她一直保留着對我的好感，以及殘缺不全的童年印象，真是世間少見的多情女子啊！是什麼能量促使你尋找我？她搖頭微笑，痴呆望着我但答不出來。

我在阿哩家作客住了一星期。她天天打掃抹地，因而屋舍一塵不染。門前小溪每天依時餵食，幾尾錦鯉喜歡到這兒聚居。我們見面後她急不及待，拿出一張發黃的黑白放大照片，下面寫着一行日文。阿哩說，這是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我們全班同學三十人合照。有這回事？阿哩點頭笑道：我何必自欺欺人呢？看，多麼有趣，這個就是你了，你左邊那個小女孩居然是我。那一年我八歲，像小乞丐樣的男孩居然是我？不可能吧？好，讓我拿出證據來，這樣你才會相信。第一，除了尋人廣告提及的輪中學，上課前，大家要排隊去體操場唱日本歌是嗎？對。第二，學校在一條名叫彌敦道的大街上，路旁大樹葉蔭蔽天是嗎？對。第三，我還記得要朝上面走一段石級，才抵達學校大門對嗎？對。最後這個，我保證你一定記得。上課前老師進來了，我們全體同學站立，

高叫日語「先生早上好！」即是英語的Good morning teacher！對呀！這個我記得很清楚。

阿哩，你從哪裡獲得這張寶貝照片？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我們是軍眷，父母攜帶哥哥和我全家去了香港。父親那時任職「香港佔領地軍經濟部」軍官，學校通知他去「領物」。爸爸逝世後，我在他書房清理遺物，檢拾書架上的書冊，偶然發現這張照片，後來花錢加工放大，就珍藏到今天。羅先生，實質上我們是青梅竹馬哦。後來呢？過了大約一年，我媽說就調回東京，不久戰爭結束。

過了幾天，原一郎和我已經很熟絡，好像他鄉遇故知。你昨天提到父親是當兵的？他點頭回答說：對。他一開始就強調，這是一場不光彩的侵略戰爭，非常抗拒但不能不服從天皇徵召。

原一郎很有教養，像其他日本人那樣，保持自我尊嚴，彬彬有禮，說話慢條斯理。後來長大了，知識多見聞增廣了；尤其大學畢業以後，我也認同父親的遺囑：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像剛才說的，是不光彩的侵略戰爭，中國首當其衝。原一郎滔滔不絕說下去：所以我退休後，加入「日中友好協會」。像我這些因為當時年幼，多麼慶幸啊，沒資格去打那場可恥戰爭的老輩人來說，感受特別深。我們的文字，不是夾雜着許多中國文字嗎？高山市這名字就是中文。甚至連我們的根源，也是來自中國！

我始終很好奇，他怎麼懂得講普通話的？吃晚飯時忍不住問他。這時候美智子手機鈴聲震動，打破黃昏寂寥的市郊，講了幾分鐘才結束；馬上爭取時間說，長孫女過來拜候你，我對她說正在吃晚飯，最好四十五分鐘後來。她在京都大學讀法律系一年級，認識一幫《京都人報》，《文藝春秋》朋友，看形勢你會見報哦！因為他們都對你這位「陌生熟人」長輩極為好奇。阿哩，你將一九四三年那段青梅竹馬舊事向她講了？我模仿她說話時的習性道：哦沒私隱！我們都笑起來。原一郎沉思了好一會然後道：現在該輪到我繼續說下去吧。我有一位朋友，在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工作，他介紹我和「日中友好協會」觀光組長聯絡。他妻子是日中混血良善長者，我爲了去中國參觀訪問，跟她學習普通話大約一年多，她不幸患病

癌死去，多可惜！那是三年前的事，聽說她先生是……原諒我，中文是不是叫廣島？正確叫法是廣島。原一郎歇一會道：哦廣島！原爆一代的幸存者。

阿哩自告奮勇臨時義當簡單傳譯，她明白就可以哦，我呵呵大笑補充說。我們沿着宇津江四十八滙前往走，來到梵音滙轉去涵淹才折回家。大家一同聚精會神，一面講一面聆聽；時而啞然失笑，時而唉聲嘆氣，原一郎偶然發表個人意見。他長孫女銚杏淑次不動聲色，將那回談話用手機錄下來。我返回加拿大後才知道，錄音經她整理修改，成爲一篇描寫一個情深款款，一個冷若冰霜；加上個人想像，感人肺腑的優秀散文，電郵過來「請加拿大羅先生指正」：《七十二年漫無休止的等待》。我在覆郵中告訴她，「見了面也覺得，你祖母情深款款我同意，說我冷若冰霜可真是冤枉哦！她和我是同級學友我完全忘記了，毫無半絲印象。可是七十二年後我們都老了。」

銚杏淑次散文這一段，可以肯定她祖母（文中的媽媽）口中那段青梅竹馬殘跡，源自內心深處一片真誠：「媽媽不只一次同我提起，你那時土裡土氣的。她和你一同溫習，教你高聲朗誦日語拼音，那些用你今天的方法寫出來的日語拼音。她向前追溯的淡薄回憶亦至此爲止，但你兩張稚嫩臉孔，烙刻進腦袋裡。她常常說，如果不是那場可恥的戰爭，將我帶去香港；換上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使留在香港又怎樣呢？母親說，一定各散東西，這樣就只能讓那點童年印象長留腦海中，每隔不久掏出來咀嚼，也只能這樣了。」

後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翌日日軍進攻香港，廿五日香港淪陷，從此展開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苦難歲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日佔期間筆者只算稚童，但，種種往事仍記憶猶新，如今已踏入晚年了。一九四三年八歲，入讀鑑智中學附屬小學開學，由日本教員用日語授課。坐在我隔壁書桌那位日本女孩，教我讀日語拼音，她就是本文女主角原形。這位不知名日本女同學是真實人物。隨着年歲增加，連依稀印象也逐漸淡忘了。謹以此零星記憶成文，紀念日漸被遺忘的香港重光七十周年。

盧因，原名盧昭靈，香港著名作家，一九七三年移居加拿大，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創會會長



我是一種聲音

(外三首)

□王 淦

我是一種聲音
流連在你的耳蜗
不停地吟唱
唱出一條河流

河裡有嬉戲的魚群
那條銀色的
打你右眼游過
隨意拋下春日的華彩

觸動了心思
你說：「之前，我正夢着一顆小流星
你知道嗎？」

其實它在我內裡
已然醞釀了許久
發自我的歌聲開始上揚
那裡有不肯背離的痴情回音？

擁有

你屬於了時間
時間才屬於你
你屬於了故鄉
故鄉才屬於你
你屬於了情愛
情愛才屬於你
擁有永遠牽着投入的手走來

邂逅

陌生人以晴朗的心境
傾聽生活曲解的悲傷
如一棵雨樹那樣置身
美麗而又絕望的風暴
滴落聚集很久的沉默
沉默感染神秘的傳說
靈動的眼睛是不安定的河流
盪漾着貯存心中變質的語言
動情地吟唱不可預期的雋永
雋永的孤寂終於叩響了回應

陌生

行人不斷打我身旁游過
靜默地緊鎖住各自載負的歷史
太陽羸弱 強撐着蒼白的臉
我絕望地投身向
記憶的坍方
穿一身新衣
彆扭地不知道要把手放在何處
季節行色茫然
這時故事陷落
誰來打撈我那些沉船的夢？
我成了一襲拉長的影子 水草那樣
殘喘浮動 固執地企盼一片邀請的眼風
哪怕是充滿了提防
哪怕是一陣騷動

王渝，台灣旅美女詩人，作家

神仙·老虎·狗

□許定銘

沒買！
聚仁的序，卻不知李儻是誰，范麗、邵氏電影公司、胡金銓等，喜劇同名獨特，跟着他的名字，跟《神仙·老虎·狗》詩創短篇，見到某藏書家，第一次為書名獨特，王辛笛他們辦的《神仙·老虎·狗》詩創短篇，只記得年，我遠道上家，從加拿大返港，到某藏書家，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一次

許定銘，香港著名藏書家，書評家，見到李儻是誰，曹聚仁的序，卻不知李儻是誰，范麗、邵氏電影公司、胡金銓等，喜劇同名獨特，跟着他的名字，跟《神仙·老虎·狗》詩創短篇，只記得年，我遠道上家，從加拿大返港，到某藏書家，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一次

許定銘，香港著名藏書家，書評家，見到李儻是誰，曹聚仁的序，卻不知李儻是誰，范